



李詩辨疑卷上數目

明中憲大夫知直隸徽州府事海濱賜谷崔孔昕 重校

奉政大夫同知直隸徽州府事海濱蘭憲堯 馨

承德郎直隸徽州府通判東旣姪瑤山朱守行

文林郎直隸徽州府推官清源鵬海郭宗磐 同校

目凡九十三

遠別離 梁甫吟 行路難 右第二 右第三

夜坐吟 鞠歌行 相逢行 古有所思行

又別離 白頭吟 其二 臨江王節士歌

長干行 其二 妾薄命 白紵辭 又

幽州胡馬客 白馬篇 鳳笙篇 怨歌行

來日大難 玉階怨 大堤曲 秦女休行

此篇亦可疑
失也



洛陽陌 短歌行 菩薩蠻 憶秦娥 相逢行

佑客行 擣衣篇 少年行 長相思 猛虎行

去婦詞 江上吟 元丹丘歌 白毫子歌

梁園吟 鳴身歌送岑徵君

鳴皋歌奉饒從翁清歸五崖山居

東山吟 僧伽歌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金陵歌送范宣 笑歌行 悲歌行

娥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赤壁歌送別

江夏行 懷仙歌 清溪行 臨路歌 古意

山鷓鴣詞 草書歌行 和盧侍御通塘曲

東魯見狄博判 京兆常參軍量移東陽

贈常侍御黃裳 述德兼陳情上歌舒大夫

雪說詩 三李邕

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予造真錄臨別留贖

贈僧產公 醉後贈從甥高鎮

江上贈竇長史 贈漢陽輔錄事

江夏贈常南陵水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暹

聞謝楊見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繫尋陽上崔相渙

又 巴陵贈賈舍人 醉後贈王歷陽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贈友人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寄常南陵水余江上乘輿訪之遇尋陽顏尚書炎有此

作 題情深樹寄象公 北山獨酌寄章六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群官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春早寄王漢陽

上寄巴東故人 涇溪都郡寄鄭少府諤

別魯訟

言辨疑卷上

辨疑小序

或曰何以知李詩之可疑者而為之辯耶曰詩有一代之

體製人有各人之學識其精神心思之所存議論之所著

材力之大小音響節奏之洪細與夫明暗剛柔之不齊或

相陪從而十百千萬不可強而比之使之二而盡同也矧

夫李白材由天授氣雄萬夫膽畧踈闊迥出塵表故其見

於文辭者廓然如太清皎然如皓月若風雲之變若江河

之流觸之即動感之即應不假思維而從容駿發在當時

無不知有李白而願睹其眉宇者雖杜子美韓退之之賢

且才者亦相推而相遜焉唐人之言詩者必以李杜為首

稱李有草堂集二十卷 唐李陽冰所錄 散落人間人或罕

傳遂至紛紜舛錯直為淆溷自東坡以下雖畧有議論未暇一一而校正之故李白之名雖在而李白之實未甚昭晰噫文章如白者可以妄擬而想像之乎舊說晚唐李益尚書嘗為翰林學士其詩亦曰李翰林李亦厠鬼小有所作亦曰李詩二者混於白集故多可疑以今觀之其用事頗有典故而鋪叙堆疊格調卑劣者必益之詩也其鄙俚顛狂放肆而無倫者亦之詩也亦真為厠鬼哉安敢比迹於謫仙乎二者皆可精察而類別之也乃作李詩辯疑附于卷末以俟知者再詳焉題與題解俱仍其舊

李詩辨疑卷上



溫州樂清朱諫撰

姪中行校刊

遠別離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三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惺惺啼烟兮鬼嘯兩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能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按詩意以娥皇女英之哭舜為遠別離之曲然而首起三句

不曾敘得舜與二女有別離之意而四句輕曰誰人不言此
離苦所謂此者何所指也又云我縱言之亦何補不知所補
者何事則與上文別離不相貼矣又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
誠不知所謂忠誠者又何事也禪禹乃是舜事則曰堯舜當
之亦禪禹似乎堯舜二人同禪於禹是時堯之徂落已五十
餘年矣且文意與上文全不相蒙抑所謂當之者當何事也
魚龍鼠虎之喻尤為粗俗妄引竹書以堯被舜囚舜則野死
是無稽之言侮聖尤甚稍有人心者不忍聽之尚忍言乎白
雖未能深知聖人其聰明博古稱誦唐虞亦素志也豈肯溺
邪說而反厚誣之乎舊註附會以誤傳誤非惟使古之大聖
賢冒不義之惡名而後世之大詩人亦為鬼筆假託之辭所
污蟻笑故切切而為之辯

梁甫吟 按王僧虔技錄和歌 五曲內有梁甫吟行

始於諸葛亮

長嘯梁甫以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四

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

風期暗與文王親大人虎變愚不測

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公隆隼公入門不拜

洗米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漢如旋蓬

此何況壯士當英雄我欲攀龍見明主

投壺多玉女有時大笑開電光倏忽晦冥起

可通以額扣關闈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

偷磨牙競人肉騎虞不許生草蓋手接飛猱搏

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直豪世人見我擊鴻毛力

齊相殺之費二庭吳楚弄兵無劇益亞夫哈爾為徒勞梁甫吟
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各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岵
當安之

按梁甫吟辭意錯亂而無序用事或涉六代或如呂望酈食
其等事方言貧賤而遇明主即繼以雷公天鼓王文投壺非
惟上下文義之不相蒙而又鄙俗無稽之可笑杞國騶虞齊
相吳楚紛紜並見意未有歸而又繼之以張公之神劍屠釣
之大人如不善於治饋者徒誇餽之多多不調適口之味甘
苦或失其中人亦不欲食之矣易牙豈為之乎此等繁亂錯
雜之辭稍知文理者將羞道之白之嫌才高論寧有是乎或
又疑為李益尚書李亦屬是之作曰益非病狂安得為是
是必廁鬼為之也曰然則屬之知古今乎曰唐人云赤

能詩辭想亦未遇廁鬼之先亦嘗學詩矣所得雖淺非全然
一白丁也及至神衰氣亂言無倫次乃若是耳

行路難原計三首第一首已入選註記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鷄白狗賭梨栗
彈劍作歌奏苦言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
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
毅感恩分輸肝剖膽効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何人更掃黃金
臺行路難歸去來

右第二

按此詩辭氣粗淺又多俗句如我獨不得出與不稱情無嫌
猜等語皆問閭時俗之人所道者而出於白之口可乎至如
昭王白骨縈爛草為美之、辭歎抑惡之、辭歎若美之辭

屬輕慢若惡之則昭王有好賢之德不當惡也且用事堆疊
意不舒暢尤為可疑

有耳莫洗穎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
高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
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離材蓋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
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
忽憶江上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右第三

按行路難第三首計一十六句朱子嘗謂東坡寫此詩中間
節去八句則以前四句與後四句合為一首蓋是之也以今
觀之似為簡當而意義又相續中間八句誠為堆疊有犯詩
家點鬼錄之病宜節而去之也朱子又嘗謂李白為詩之聖

者其乎論去取之功未嘗無也今嘗從坡本所定而釋之如
左

有耳莫洗穎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
高比雲月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上行且樂生
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賦也含光者韜其光華而不露也蔡邕撰太丘碑文云含光
醇德為世作程混世者同於斯世而無所異也達生猶云達
士也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
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葦菜羹鱸魚膾弄
官歸江東或謂之曰卿柰何縱逞一時獨不為身後名乎答
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此為行
路難第三詩從東坡考亭所定之本也言士之生斯世為斯

世也不必立異以為高獨行以為潔彼許由者不受堯之天下固云高矣又何須洗耳於潁川之水乎伯夷者不食周家之粟亦云潔矣又何須采薇於首陽之顛乎抱屑屑之志矜子子之行是蓋有意於立名者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若能含蓄其光華混同於時俗黯然而無章窈然而無迹將與道而為一矣何用昭昭然自處於孤高之地迥若雲月之在天使天下之人皆仰首而視之乎是許由伯夷之行未免有道中之失也獨不見夫吳中之張翰乎翰能知幾號稱達生感秋風於江上憶鱸蓴而棄官園生前之樂忘身後之名不以吾性之天真而為外物之所役彼洗耳而食薇者何用若是之孤高耶○按此據東坡所節之文以釋其意似相連續而照應姑備一說以俟再考

夜坐吟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
沉吟又坐坐北堂
冰合井泉月入閨
金缸青凝照悲啼
金缸滅啼轉多
掩妾淚聽君歌
歌有聲妾有情
情聲合兩無違
一語不入意
送君萬曲梁塵飛

辭鄙弱而意凄慘多婦人女子之態結語渙散無歸宿不知誰之效白者也

鞠歌行

按王僧虔枝錄有鞠歌行乃宴樂平調七曲陸機序漢宮閣下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鞠室者天子之衣室也記云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鄭玄註云鞠衣名蓋黃葉之服書其色之象鞠鞠即菊字猶言拓袍也

王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下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

僻道說毀荆山長號泣血入忠臣死為別是鬼聽曲知審戚夷
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
朝歌鼓刀叟虎變磻溪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
曲誰識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語無倫次辭意與行路難第三篇相似用事堆疊殊為可疑
相逢行

王僧虔枝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
安有狹邪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此詩辭意淺促恐亦效白而為之者

古有所思行

王僧虔枝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有所思

簫鏡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差佳人註云漢

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侑食

我思仙人乃在東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倒蓬壺長
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

謝麻姑

辭淺而意疎似是而實非也

久別離

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城使人嗟
至此腸斷彼心絕雲鬢綠鬢看離梳結愁如回颺亂白雪去年寄
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
待來竟不來落花窈窕委蒼苔

按詩意似為婦思夫之辭言其未還家見書而愁也後云寄書報陽臺者則又為夫思婦之辭矣及至風吹行雲不來等語全與前意自相背馳抑且詞多鄙俚疑為廁鬼之作也
白頭吟二首

按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曉如山下雲皎若雲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間明日溝水頭蹀躞溝水上溝水東西流又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向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阿嬌正驕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一作賦得黃金文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綵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字惟見青陵臺

其二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君正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隨鮑泉水平墮紫羅襪五起雞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怨綠雲髮却訴青

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土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
枝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妾相思羅袖幸時拂
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鷓鴣裘在
錦屏上自君一掛無由放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頭持照新
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迴古來得意
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

按白頭吟二首大率因前篇而增廣之也前計二十八句後
計四十二句前篇此時阿嬌正驕妬之上疑有闕文後篇意
稍相續前篇辭簡暢後篇則支離冗雜前篇或出於假託不
知為何人也後篇為廁鬼之作無疑矣要之皆閭人也欲以
魚目而混明珠其可得乎

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
雲寒燕鴻苦風號沙宿
瀟湘浦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
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按此詩首二句辭頗清後乃冗襍而無倫次蓋欲效白之豪
放才力不足而無規矩之可言未免失之於野如
白日當
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此又何等語耶

長干行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
經云長干里去上元縣五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干
里雨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
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

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声天上哀門前遲行迹一
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
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
遠直至長風沙

其二

憶妾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五月南風
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
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暗
無邊行人在何處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
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垂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按舊說黃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生一
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痴如

也詞意亦頗清麗可喜亂之太白集中亦不甚遠以今觀之
前後二篇辭氣大率相類所敘歲月道里亦頗相近後篇稍
簡差勝前篇其鄙俚淺俗則一也是舊說者乃假山谷之言
以欺後人李白豈有此作山谷豈有此言哉或者又以後篇
為李益尚書所作予恐李益亦不若是之粗鄙也而謂李白
為之乎

妾薄命

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曹植有
妾薄命篇漢書許后傳曰柰何妾薄命端偶竟寧前後
人因之而為曲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
歎妬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

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此詩可疑者以前後辭意不相勻稱也首四句因無可議後十二句純駁不一故可疑也豈當時白集中或有殘缺後人以己意補足成篇乃若是耶未可知也不敢強為之說以俟知者

白紵辭二首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毅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異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又

衣刀剪綵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飛碩城

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

此二詩者意俱淺狹前詩結語渙散無力後詩辭清麗而結語又不相稱以本題首篇較之則輕重純駁皎然可見故知是二詩乃效白而為之者也

幽州胡馬客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雁落雲端雙棹鞭行遊獵向樓蘭出門不顧後報國死向難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克殘牛馬散吐海割鮮若虎兇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頰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攢白刃洒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此詩失於題解以詩目辭意考之當是遊俠二十四曲之一也計二十六句前十句敘胡馬客之武勇懷義報國後十六句乃言匈奴之桀驁殘暴無君本尊之者不見說歸胡馬客報國意前後不相照應意無歸結似可疑也然文辭老健而富麗氣象宏大而有議論非白不能作特以缺文為可疑姑俟知者

白馬篇

樂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文選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
鑄金羈連翩西壯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此篇亦
以遊俠言也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聞鷄事高
乘軒蓋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獠酒後競風采三杯

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
萬戰場匈奴盡奔逃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羞入原憲室荒
溪隱蓬蒿涼

此詩李白之所作者辭壯氣豪第以不識原憲而嗤為荒淫
為可怪耳

鳳笙篇

樂府遺聲歌錄二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仙人十五學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食金液復道朝
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吹嘆離聲發絳
齒更嗟別調流纖指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
真曲和清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緜
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

漢字想以人
之極耳

此詩稚弱而支離格調鄙俗在李尚書亦所不道者而謂白為之乎仍恐廁鬼之無知耳

怨歌行

歌錄曰怨歌行古辭也漢班婕妤好有怨歌行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余代為怨歌行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李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髮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為空鸚鵡換美酒舞衣罷雕籠寒著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辭氣稚弱如婦人女子之所為者上文既云侍君王薦寢席矣皆為宮中之事後言鸚鵡換酒則又為男子市井放浪之

情意既相背文無照應白果若是之謬乎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者即樂府善哉行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八公王喬遊云

來日一身携狼負薪長鳴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憇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螭蛇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按此四言當另為一類

玉階怨

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玉階怨

王階坐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瓊玲望秋月
辭意淺薄不足為有無也凡若此者蓋學白之輕清也

大堤曲

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張柬之大堤曲
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好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
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
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按大堤曲辭意膚淺如雲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皆尋常
之語而可厭者白為之乎

秦女休行

魏協律郎都尉左延年所作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拂刃清直殺讐家羅袖洒赤
血英聲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閔吏相邀遮塔為燕國王身被誅
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鷄
忽放赦大辟得寬賒何慙聶政姊萬古共驚嗟

按詩所云秦氏女揮刃報讐直上西山而為閔吏所邀被獄
蒙赦似皆實事與他曲假借諷詠者不同但秦氏實事未有
所考豈詩之云云者即其實耶

洛陽陌

樂府遺聲都邑三十曲有洛陽曲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按此詩詞淺而意輕恐非白之作也

短歌行

樂府遺聲古有此辭言人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
為樂蓋自戒勗之意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大極長麻姑垂兩
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萬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掛
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吾願與人駐顏光

此詩辭放而意卻如云天公見玉女大笑億萬場及勸龍各
一觴等語皆無節失於無稽不足取也如富貴非吾願乃古
人成語而輒用之下句文意又不相蒙猖狂鹵莽之若是白
豈為之乎

菩薩蠻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玉階定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程長亭連短亭

憶秦娥

簫声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
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唐之樂府選體是也宋以後則以詞調為樂府命題為辭其
音節始有長短之殊不專於五言矣如菩薩蠻憶秦娥之類
皆是也宋之諸儒皆好為之元為最盛在唐之時未有所聞
李白安得有此作耶茲二詞者玩其音響亦非宋製乃元調
也不知何故混入白之集中設使出於宋前則黃曾歐蘇諸
公亦當有所辯正而刊削之矣噫李詩之淆亂一至於此然
則以李尚書廁鬼之作雜之無足怪矣矧尚書廁鬼去白不
遠其所言者猶有唐之音響亦不若是之懸絕併其舊體而
失之也譬之不善於画真者於人之肥瘠妍媸容有不同必

不至於以男為女以女為男者矣假托李白則有之安得以
易代之體製俳優之俗誣蟻之耶

相逢行

解題見前

胡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金鞭遙拍
點玉勒近遲回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来感入青綺門當歌共
銜杯銜杯挾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
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為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
絲會有時春風正淡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
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
意毋令曠佳期

按相逢行前後共二篇前篇四句辭意淺促有辨此後篇計

三十句支離卑弱如婦人女子之所道者尤可厭也皆非白
作不知何人好事而妄為之者

佑客行

樂府清商曲佑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為布衣時常
遊樊鄧踐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劉璞教
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
勅歌者重為感憶之聲梁改為商旅行其辭二首一曰
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叙二
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鴛落并一去無消息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按舊辭云莫作鴛落并一去無消息白集云辭如雲中

鳥一去無蹤迹予謂非白之詩也夫古辭之淺者或述里巷

之語以通人情雖淺亦不覺其淺也若曰辟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迹非淺而已矣而又粗俗既非里巷常談白豈自為之乎

擣衣篇

疑此亦古曲名也舊註無考

閨裏佳人年十餘
嚙哦對影恨離居
忽逢江上春
歸燕銜得雲中尺
素書玉手開
緘長嘆息狂夫猶戍交河北
萬里交河水北流
願為雙燕洗中洲
君邊雲擁青絲騎
妾處苔生紅粉樓
樓上春風日將歇
誰能攬鏡看愁髮
曉吹員管隨落花
夜搗戎衣向明月
明月高高刻漏長
真珠簾箔捲蘭堂
橫垂寶幃同心結
半拂瓊筵合香瓊
筵室帳連枝錦燈燭
熒熒照孤影
有便憑將金剪刀為君留下
相思枕
摘盡庭前不見君
紅巾拭淚

明年若更征邊塞
願作陽臺一段雲

辭意纏綿而淺俗結語渙散而無味以此誣白多見其不知量也

少年行

題解見前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遊俠客
白日毬獵夜擁獅
呼盧百萬終不惜
報讐千里如咫尺
少年遊俠好經過
渾成裝束皆綺羅
蘭蕙相隨喧妓女
風光去處滿笙歌
騎矜自信不可有
俠士堂中養來久
好鞍好馬乞與人
十千五千旋沽酒
赤心用盡為知己
黃金不惜栽桃李
桃李栽來幾度春
一回花落一回新
府縣盡為門下客
王侯皆是平交人
男兒百年且樂命
何須狗彘是征戰士窮
儒浪作兒百年且榮身
何須狗彘其風塵
衣冠等是征戰士窮儒浪作

林泉民庶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
莫姻親連帝城不如富貴自簪纓者取富貴
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

按前有少年行辭意感慨激烈句法清健而有文白之詩也
此之少年者粗俗妄誕如病狂失心之徒語無倫次若出恍
惚而斗囂不已之態使人喪其所守真則鬼之亂道耳輯錄
者因題而混收於集中更無去取之鑑今宜適入為詐母使
亂真可也

長相思

日色欲盡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柱蜀琴欲
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
天昔時橫波月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起句頗有唐音後七句與前四句全不相若而清濁輕重之

懸絕結語渙散殊欠歸宿大率與搗衣一篇相似而差勝於
少年行均非謫仙之作也

猛虎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猛虎行古辭曰朝不
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栖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閔壠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
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
銜落陽草一輪一失関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鯨未斬海水
動魚龍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
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曹到下却受兵
畧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
不敢犯龍鱗鼠身南國避胡塵室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

故人昨日方為宣城客，擊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遶
林三匝呼一擲。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
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
漂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
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為樂，椎牛搗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
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按舊註楊子見云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
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脈絡不相貫通，語意粗率，悲
歡失據，必是他人之作。竄入集中，歲久難別。前輩識者蘇東
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辨矣。愚於
此篇亦有疑焉。今按詩意前八句稍可觀，自一輸一失以下
皆狂妄顛迷言語，誠無倫次脈絡之可尋，不待蘇黃之藻鑑。

凡稍有識者已知非白之作矣，彼敢於亂真者亦獨何哉。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
盡，慟哭來何路。憶惜未嫁君，聞君却周旋。綺羅錦繡段，有贈黃
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
家家盡歡喜，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
環，枕席生流泉。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遊。及此見君歸，君
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
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自從離別
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
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似此顛顛顛，空持舊物還。餘生
欲何寄，誰肯相牽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
作同

心結女羅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敢作若為流不嘆
君棄妾自嘆妾緣業憶惜初嫁君小姑終倚床今日妾辭君小
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按此辭意粗俗而氣格靡弱誠如婦人女子之態抑且支離
而纏綿又不若猛虎詞之稍有力者以此擬白不亦謬乎
內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句清似有唐人氣味其餘不足
觀矣此必唐人之假乎白也今亦不知其為誰矣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蕭金管生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
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
月楚王臺榭空山立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
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流

按此詩文不接續意無照應故為豪放而無次序似白而實
非也故疑而闕之不敢強為之說辭頗整飭大非猛虎行去
婦詞可比雖非白作亦是當時之能詩者不知何故混入白
之集中為可疑耳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峯
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
知爾遊心無窮

按元丹丘歌辭頗清順但與前篇格力不同疑似之間不敢
強解姑闕之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雲朝餐石中髓

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峯巉岫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窗蕭颯松聲起憑崖一
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入公携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按白毫子老人之稱也神仙傳云淮南王安召天下方術之
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皆皓白○此詩欲效李白其實非白也
其曰余配白毫子意已粗矣又曰可得見未得親辭尤雅俗
無之結語渙散而無意味故知非白之作也

梁園吟

我浮黃雲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厥遠涉訪古始
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
詠因吟綠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入生
達命豈暇愁目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熱

清秋玉盤揚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
學夷齊事高寥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
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
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
醉未歸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落暉歌且謠意方遠
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永應晚

此詩可疑者無倫次也前十句辭順而意正矣人生達命八
句意與上節不相蒙辭欠純昔人豪貴信陵君八句辭清而
健如云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舞影歌聲散綠
池空餘汴水東流海皆為警句至沉吟此事八句又駁襟而
無意味既無倫次而又駁雜故可疑也若節去人生達命八
句及沈吟此事八句則以前面十句昔人豪貴信陵君八句

其為一首則辭純正意義接續辟之去玉上之汚點皎然之
白自見也節而釋之以俟知者再擇焉釋見選註

鳴皋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在清冷池作

蕭士贇云鳴皋歌一篇本末皆楚辭也而世誤以為詩
今從之編入辭賦類茲不復釋矣 見賦下

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 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皋山

憶昨鳴皋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間覺時枕席非碧山側身西

望阻未開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青松來風吹古

道縹緲飛花覆烟草我家仙翁愛清真才雄草聖凌古人欲卧

鳴皋絕世塵鳴皋微茫在何處五厓狹水 狹或作峽 橫樵踏身

披翠雲裘袖拂紫煙去去時應過嵩少間相思為折三花樹

按鳴皋歌前後共二篇前篇是送岑徵君者文思宏敞辭

煥發舊註蕭士贇以為賦體若然當編入大鵬明堂等賦篇
下其復有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者辭雖清明而
格力不逮故可疑也乃存之以俟知者再詳焉

東山吟

携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
白雞夢後三百歲洒洒澆君同所歡酬来自作青海舞秋風吹
澹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此時辭氣急遽而村俗曰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
寒曰洒洒澆君同所歡曰彼亦一時等語似為厠鬼魍魎者
所道也末引嵇康洪流之詠又與上文意不相蒙康之詠曰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與謝安事似不相貼以此益可疑也

僧伽歌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
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
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增髡髮千年缺柱骨
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
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辭意鄙淺非白之作不言可知○按紀聞錄云僧伽大師西
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年高宗年號至長安隸名楚州龍興
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于標下掘
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中
宗聞其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景福三年中宗年號
端坐而終據此則僧伽死在中宗景福之三年太白贈僧伽
之詩當在玄宗天寶十一二年間被召在京時也中間曆睿

宗景雲太極共三年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又天寶十餘年共
計四十餘年是僧伽之死已四十餘年矣李白安得復相與
見論三車說空有而贈之以詩乎故知是詩之偽無疑也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
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卧君早歸

辭意粗鄙非白之作不知誰人所為者混入此耳

金陵歌送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
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
子秦清之歲來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
散為烟霞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棟白骨亂

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家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
下離離長春草送尔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
意鄙不甚鄙辭則未為穩當皆牽強生硬末云他年來訪南
山老所言南山老者不知其為誰也李白未嘗有此稱為此
詩者恐自称耳今亦無可考矣以之污白則不可

笑歌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
絃古人知尔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
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
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
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
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男兒窮
道曾有詩出題向君君不知猛虎不食人上肉洪鍾不鑄囊中
錐笑矣乎笑矣乎竊武子朱買臣扣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
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
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
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
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
上月且須一盞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皇不至河無圖微子
去之微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來乎悲來
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
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

未必窮一經還須黑頭取方伯莫慢白首為儒生

按笑歌行悲歌行二詩辭意格調如出一手言無倫次情多反覆念語切切欲心逐逐初則若薄於功名富貴者末則眷戀流涎而躁急枝害之不已是則為可怪也之以之擬謫仙謫仙豈若是之淺陋乎舊說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手數首皆貫休以下辭格如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易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也今笑歌悲歌二行較於草書歌東山吟僧伽吟白雲歌金陵歌諸篇又是一等粗劣者恐貫休輩亦不至若是之甚也貫休之詩今亦有傳考之可見果如二詩二詩當與厠鬼輩同一顛狂而颺颺者矣又何以竊詩僧之名於當時乎揆之東坡南董之言亦非盡出二公之口也大抵評論古今文章惟求其當不亦非盡出二公之儒以務取信於人乎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京中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
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
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
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
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
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塵尾談重玄
我似浮雲滯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
一振高名滿帝都歸來還弄峨眉月

按峨眉山月歌前後二首前題云峨眉山月歌而已此後一首則曰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前首不着人之姓名故所謂君者不知為何人也後首則着其人姓名與其所往

之地題標詳畧不同若此蓋偽作者移置蜀僧姓名于後自作詩題之下欲以欺人使其取信其用心亦淺矣况前詩絕句清朗若無意而為之者情辭自至後詩粗俗而牽強玉后之分不辯自見餘見選註峨眉山月歌下

赤壁歌送別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拂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迹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鬼

辭欠瑩澈結無意義與梁園吟白雲歌金陵歌等結語相彷彿悠悠揚渙散若無歸宿者其曰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迹及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鬼等句俱不成文理尤可疑也

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不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來往南浦邊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八年一種為人妻獨自多悲恻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日暮長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

辭既村俗情亦淫蕩使稍知蘆恥習文藝者必不若是之無忌憚也疑為廁鬼之作敢混謫仙之清乎當時編輯者之不審亦可罪也矣

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浪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
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曩曩直可輕巨鰲欲載三山
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語無倫次意多牽強徒以大言欲効謫仙不可得也較於江
夏行等篇無有村俗之氣雖曰過之然亦未免於張惶也

清溪行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
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流空悲遠遊子

辭雖不鄙猶失老氣如見底何如此及人行明鏡中鳥度屏
風裏或失牽強或傷纖巧恐亦非白之大家所道者疑不
之可也

贈陸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
卧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右字一作石
此章辭義不可強解以俟知者

古意

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為逐東風斜百丈託遠
松纏綿成一家雖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
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竟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
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水亦可量

意殘辭俗結語散而不收非白作也如日纏綿成一家又云
誰言會面易女蘿兔絲果有家可成乎面可會乎設為假借
以言之其語亦不瑩潤以海水結詩意與上文亦無相關渙

而無味果為白之詩乎

山鷓鴣詞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雁塔欲御我
 向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劍
 戟蒼梧欲窠難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霑衣翟雉作
 玩詩意謂苦竹嶺之鷓鴣嫁與燕山之胡鴈而山雞澤雉俱
 來相勸乃南方之禽所欺也且北方之霜雪嚴如劍戟威甚
 可畏鷓鴣雖欲南歸巢於蒼梧既已嫁矣難遂故土之情所
 以哀鳴驚叫而淚下霑衣也其意似謂胡虜叛逆亂臣皆被
 其勝從而我不忍於背君意義雖正而文辭未免於淺俗必
 當時之避亂者託為此詞誤入白之集中耳不可使之遽混
 於白也

寫書哥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筆殺
 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大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笈麻素絹排數
 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
 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一作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
 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蛟龍走左盤右感如
 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遍王
 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吾師此藝不
 師古古來萬事費天生一作成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此詩格力雖不足然辭氣輕順頗有音節較於李白固所不
 逮猶不失為唐人風調也但抑揚太過褒貶太濶為可恠耳
 內有豪放之氣宋元以下拘拘於常律者又有所不及也不

可以為非白之作而遽忽之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思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
掛烟樹白鷗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
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統通塘
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沙吳女即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
陵春碧流秦人鷄犬堯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羞通遠當作塘十
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
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足揚素波梁鴻
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

按通塘曲過於輕快流於淺俗如曰鼓棹漁歌趣非一疑是
武陵春北流將比通塘渠見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

後天等石不成文理

必是誤收混雜

於集中白豈有此詩乎

東魯見狄博判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渡滄海却來應
是無長風

辭淺意蹙非白作也

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辭意輕淺故闕之○此詩二首其一入選註乾

贈韋侍御黃裳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颺折
李賣陽
艷若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慎勿作

乖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

此詩辭意甚正但用字結句欠穩當老成為可疑耳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天為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嗔江海縱橫逸
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
軍白起真成一豎字

按詩意李白乃述德上哥舒大夫者必是稱美大夫有統軍
禦敵之材能以及在已被讒憂國之大畧今玩詩意述德則
有之無有陳情之辭疑當有闕文也以俟再考

雪讒詩

詩皆四言計七十句當編入辭賦類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
却滄溟水時人見余指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
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按李邕於李白為先輩邕有文名時流推重白至京師必與
相見白必不敢以敵體之禮自居當從後進之列今玩詩意
如語平交且辭意淺薄而誇又非所以謁大官見長者待師
儒之禮也白雖不羈其贈崔侍郎韋秘書張衛尉孟浩然等
作辭皆謹重而無褻謾之意次及徐安宜盧主簿王瑕丘韋
參軍何判官等雖有尊卑之殊俱盡歡洽之情無有謾辭矧
李邕乎以此益可疑矣

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予造真籙臨別留贈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懸河與微

言談論安可窮此令二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
山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學道北海仙傳書藥珠宮丹田
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錄天人慙妙工七元潤豁落八
角輝星虹三災蕩璿璣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
黃金滿高堂答荷難克克下笑世上士沉寃比羅鄴昔日萬乘
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蒿
辭涉與僻事多不經故闕之

贈僧厓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於寄輪風攬彼造化
力持為我神通曉謁太山君親見日沒雲中夜卧山月拂衣逃
人羣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冥機發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
不繫物觀化遊江濱遇同聲道厓乃僧應說法動海嶽遊方化
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

辭出宏大意入變幻故闕之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
冢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
盡昨日破產今日貧丈夫何事空孺傲不如燒却頭上巾君為
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髮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兒童重
庶蘭匣中盤劍裝鱗魚閒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
歸託宿吳專諸

辭意鄙俗如云客中相見客中憐江東風光不借人狂殺落花空自春不如燒却頭上巾及君為進士不得進之語尤為村俗此等詩不知何人所作唐有七百餘家雖至下者亦不道此以之污蟻謫仙可乎廁鬼顛狂理或有之

江上贈竇長史

漢末季布魯朱家楚逐伍廷有去章華萬里南遷夜即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澗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相約相期何太深掉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

首四句辭意頗暢自第五句以下不成文理如水淨霞明兩重綺及相約相期何太深別欲論交一片心等語雖推作亦所不道者而謂李白為之乎

歐陽輔錄事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烟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今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只是相思秋復春

按李白贈輔錄事詩計二首前一首辭意輕順入選註訖此第二首粗淺可厭如云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只是相思秋復春乃雜子俗夫語也或者混入於白之集耳

江夏贈韋南陵水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即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言茫如塵烟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句昨日繡衣傾綠尊病如桃李竟

無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欵段諸侯門
賴遇南平豁方寸復無夫子持清論
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鮮人悶
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
寒灰重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
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
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
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為君槌碎
黃鶴樓君亦為我倒却鸚鵡洲赤髯爭
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按此詩前十二句辭意頗順然亦柔弱恐非白作
自昨日繡衣傾綠尊以下駁雜支離如云四望青天
鮮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等句村俗之甚
及愁來飲酒二千石又誇而無倫槌碎黃鶴樓
倒却鸚鵡洲是甚言醉狀亦自不成文理為此
詩者肆無忌憚徒知效李白之放殊不知白之
其末將流蕩而忘返矣胡可得哉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少年不得意浩氣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
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疎蘭生谷底人不鋤
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
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辭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
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回英眀麟閣崢嶸誰可見
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鑿馭龍駒雕韃白玉鞍
象林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
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楸後門
閑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
所為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憤登樓詩別後遙傳
臨海作可使何年共和之

此詩為李白自叙之辭純駁不一如云麟閣崢嶸誰可見及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前門長楸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嶽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等語一皆雅俗不成文理疑非白之作也○按贈南平二詩第二首辭語清順情思流動已入選註訖此是第一首也乃後人因題效顰欲以取信於人者耳凡一題而二詩者頗多倣此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

辭淺意淡晨朝來借問句不穩

繫尋陽上崔相渙

毛遂不負小曾參寧殺人虛傳誤公子投杼感慈親白

又

白辭雙明月方知一玉真蓋白辭是王明月是珠上下辭意不相照應而有偏重之病白之善於文辭者寧有此病乎之

又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為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舊註云恐非上崔相詩亦恐太白之作斯言得之矣○按上崔相詩計三首其一已入選註訖卽卽四十萬四句此二首乃是可疑者也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南岸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按湘浦南遷莫怨嗟辭氣粗俗舊註謂非太白所作是矣

醉後贈王歷陽

書禿千鬼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曲拂雲霄雙歌二胡
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

內裁字疑當作載筆縱疑當作縱筆與下句舞曲相對遠清
朝義疑或曰曲名未知是否不相饒語俗或云鮑明遠亦有
日月流邁不相饒句但明遠用得不覺若云從君不相饒便
見突兀白用常言俗語自有點化處必不如此之拙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看老萊衣因為小兒
啼醉倒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辭意平平人間世中字不穩故闕之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辭猛虎頭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

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窻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
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尚
自能鸚鵡舞相如免脫鸚鵡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
月樓

此詩辭格稍弱起句欠穩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
遊句欠清順結句弱故闕之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氣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
依蕭艾徒丰茸鷄與鷄並食鷄與鷄同枝揀珠去砢礫但有珠
相隨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
弃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八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
傳千古名頭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窸窸還窸窸出門迷所迫

長鈇歸來乎秋風思歸客

辭意勉強而纏綿如云鷄與鷄並食鳶與鳶同枝揀珠去砂礫但有珠相隨語又鄙俗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語尤不暢末六句情思渙散而稚弱篇章不純故闕之

贈友人

謾世薄功業非無胸中畫譴浪萬古賢以為兒童劇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歲酒上逐風霜髮兩邊白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伏被胡塵漁歌遊海濱救裘恥妻嫂長劔託友親夫子秉家義群公誰與隣莫持西江水空許東冥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此章義疑如云立產如廣費歲酒上逐風等句必有闕誤不敢強解况舊註無可考者故闕之但自虎伏被胡塵一段辭

意純正非白不能道其間純駁處為不可曉耳姑俟再考編入選註內訖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燕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窓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

此詩與春日寄王漢陽詩相似乃以他人所贈之詩編入白集中歲久錯謬失於精別遂以為贈人之詩也此詩本是鄭之寄白者以為白寄鄭明府春早詩本是王漢陽贈白者以為白贈王漢陽矧此二詩辭意輕淺與白格調全然不同惟杜集中無有此等錯誤如嚴武贈詩則序於前子美答詩列於後賓主自然分明妍媸不待別而首見矣李詩未經先儒

校正故有錯誤餘見寄王漢陽詩下○情人道來竟不來二句尤淺俗可疑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紫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食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離楚閩山水送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

并州遇我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殘不足惜腸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席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揚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頭一遇君鄴臺之北又離群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

辭淺俗而意纏綿如婦人女子相與咕喋嗚嗚不可了者白以劉腸雄文曾若是乎且以造酒樓與所歷之地所接之人考之白平生經歷無一事一處相同非白之作明矣疑是他

人之詩誤入集中今亦不知其為誰也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陽顏尚書笑有此作
南船正北風北船來自緩江上相逢借問君笑語未了風吹斷
聞君携妓訪情人應為尚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甕頭百
斛金陵春恨我限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
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
枝已堪掛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辭氣淺俗如云應為尚書不顧身與春風狂殺人乘興嫌太
遲焚却子猷船等句皆非白作豈後人用其題而為之者歟
內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等句猶不失唐人風味此
者必唐人也

題南陵樹寄象公

斷枝上猿淚漆山下尊白虎見我去亦為我飛翻
辭意可疑恐用佛家幻語闕之再考否則如謎言如鬼話使
人無所猜着誠則鬼形狀不足道者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迹自高何憚去人近紛吾下茲
嶺地閒喧亦泯門橫翠岫開水落泉泉引屏高而在雲竇深莫
能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縈於焉摘朱果無得養玄牝坐月
觀寶書拂霜弄璚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遊傲
爾今自哂

詩體平大但紛吾下茲嶺句或云疑紛當作約約字恐亦未
安末句牽強亦可疑也屏高句欠穩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立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
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
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
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
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
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閒窺石鏡清我心謝公
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
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域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辭有純駁強弱不一為可疑也故闕之

流夜即永華寺寄潯陽群官

朝別凌烟樓暮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予獨醉願結九江
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此地天命方所懸

愁思

辭意平平後有一篇流夜即至西塞驛寄裴隱者便自雄壯
與此不同豈其詩有得意與不得意者歟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即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敕放巫山陽蛟龍筆
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
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春芳

此詩學為曠蕩而體格輕淺如今歲敕放巫山陽願掃鸚鵡
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
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等句皆出牽強不穩非白作
但不知效之者誰耳

春早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起傍寒梅問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觴

辭意詳玩乃是王漢陽寄李白者當附於望漢陽柳色寄王漢陽之下以見彼此贈答之意今乃另題作李白寄王漢陽詩輯錄者之誤也餘見寄鄭明府詩下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花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瞿塘鏡賈客音信莫令稀

此詩可疑如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辭既輕淺韻又不亦恐是他人寄李白者附錄于此耳

涇溪都郡寄鄭少府諤

我遠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群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盛波虎轉眼杜鵑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魚晚

此詩辭氣輕淺意又輕強如沙上行將白鷺群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何等淺俗稍知文義者必不道此龍門盛波虎轉眼鬼幻之語更可疑也

別魯頌

誰道泰山高下却魯連節誰謂秦軍衆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間清風掃蘭雪夫子還個儻攻文繼前烈錯落石上松無為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度不滅

夫子音扶

此詩似有文辭其實牽強難說如云下却魯連節摧却魯連

舌本謂仲連之節高於泰山仲連之舌能摧秦軍而云云者
意圓語滯不善於文辭也又云贈言錢寶刃千歲庶不滅乞
欠清順故可疑耳第不知何人所作白必不如是之拙也

